

《桃花扇底看前朝》：那些历史上生动的人



西汉汉成帝建始年间，陕西关中地区一连下了四十多天雨，雨水所过之处，墙屋倒塌，田地淹毁，道路泥泞，人们困在屋中不得出，这让人们不由得感到绝望。恰恰此时有人相传，还会有更大的雨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传着传着这句话就变成了“一日之内必有大水”。这句谣言还有不同的版本在流传，京城长安，百姓们恐慌至极，纷纷准备逃离关中，老弱因为跟不上人潮哀嚎遍地，场面非常混乱。大将军王凤听闻此谣言后，命令工匠赶紧准备大船，好在大水来时及时保护皇帝，并且召开紧急会议，让无法登船的大臣们，携家带口先往城墙上跑。大将军这番话，让谣言变成了灾难预警，于是恐慌更加严重了。

左将军王商对此却表示怀疑，他在朝堂上问大家，国泰民安的汉朝为什么会有这种灾难？而且水从哪里来？围绕长安的几条河流地势都低于长安，怎么会淹掉长安城？如果水从秦岭来，秦岭哪来那么多水？这些问题点醒了众人，汉成帝也反应过来这是谣言，当时就想抓来造谣的人问罪。但王商说，百姓现在正处于慌乱中，此时抓人更是乱上加乱。现在首先要让各级官员该干什么干什么，不要上城墙，不要慌张，只要官员们镇定自若，百姓自然也就平静了。汉成帝按照王商的对策照办后，果然逐渐平息了这次骚乱，待雨季一过，一切也就恢复正常了。

对谣言的处理有周厉王那种捂住人嘴的，有秦始皇那种株连杀光的，也有文中汉成帝大事化了的。这些故事多内化为古代王朝对于处理同样事情的实践经验，或成为后人茶余饭后的闲谈趣闻。历史可以不那么严肃，在我们熟知的兴亡更替的大框架中，历史还有另一番样貌。

作家许石林摘取了古代各种玩味有趣的历史小故事，并把它们汇编起来，成为一本类似《世说新语》的古代闲文轶事集，取名《桃花扇底看前朝》。书中的小故事在现实残酷的历史中，显得如此可爱并富有智慧。历史上那些小人物，也值得被书写。

宋朝有个人叫张咏，“水滴石穿”“不学无术”这两个成语均出自他。张咏其人文武兼备，又聪明能干，但性情暴躁。自以为文章漂亮，科举却名落孙山，他不是

沮丧也不是奋发图强，而是暴怒将儒生穿的衣服扯碎，然后上山学道去了。后来张咏到益州做官，地方有个小官也是读书人，张咏让地方官员间互相提意见，这个小官不愿意做。张咏就说，不做可以，等你退休了再说。这个小官也是暴脾气，退休就退休，随即写了辞职申请，其中还发了两句牢骚“秋光却似宦情薄，山色不如归兴浓。”张咏看过后不但没生气，还格外欢喜，跑去找到这个小官给他道歉，欣赏他的才华，用诚意把他挽留了下来。张咏虽然毛病很多，但他却为人宽容，对于有真才实学的人格格外热情，不会憋着给人穿小鞋。

张咏初到益州时，当地小吏按惯例刁难新来的官员，流水一样的官员和铁打的本地吏役本就不对等，吏役经常靠给官老爷下马威，来试探深浅。但这回撞枪口上了，张咏立马就教训了这个刁难人的老油条，给他戴上了枷锁。而这个老油条开始犯浑，死活不肯将枷锁摘下来，故意让张咏难堪，并跟众人说戴上容易，脱下来难。张咏的暴脾气容不下这个，当时就叫人把他按在地上，手持大刀，一刀一刀地砍枷锁，边砍边说：这有什么难的！这个举动不光吓惨了老油条，还镇住了小吏们，迅速掌握了主动权。

这样一个爱憎分明的人，在官场中很难不得罪人。张咏批评宰相后，宋真宗挡住了宰相对他的报复，看了他的诗文后，还赠给了他一柄极其精美的扇子，以此表示赞赏。皇帝的知人善任，也让臣子的本心得以保留。

作者写这本书的目的就是相信美好与善良，以趣闻轶事的戏谑方式从历史人物的小故事中去寻找智慧。那些言语、事迹，往往让人拍案叫绝，让人们体会古人世界中的真善美。

当然，以人物品评来歌颂传统美德，在著书立说的本意上就有说教味道。这点作者毫不掩饰，将他坚持的道德写在其中，真可谓“怀的是忧世之心，批的是歪风陋习。写的是崇古之文，评的是道德仁义”。

在笔者看来，这本书的最佳阅读方式就是用所谓“不严肃”的历史去丰富我们的精神世界，即使一知半解，也能感受到还有如此多生动可爱的人在这个世界活过——这本身不就是一种治愈吗。

洪宇



越完美

越荒凉

经常有人引用张岱《陶庵梦忆》里的那句话，“人无癖不可与交”，但这句话常常被人们误读。实际上，张岱的这句话，后面才是重点：“人无癖不可与交，以其无深情也。”一个人，如果从来没有依恋过、痛悔过、深陷过，就没有深情可言，你永远也不可能在生命里的任何时段与之结为知己。

所谓知己，是要同悲同喜，以心相交的。

所以《红楼梦》里的人物，人们评价最不一的，就是宝钗。爱之者谓之冷静完美，宜室宜家；厌之者谓之伪善冷酷，没有温度。

其实在文学作品里，那些所谓完美的大善人，向来招人非议。

就像刘备、宋江，他们表现得越是完美无私，越是让人怀疑他们的伪善。

老子说：“天下皆知美之为美，斯恶矣；皆知善之为善，斯不善矣。”太完美、太理想化的人，会让人怀疑他的真实性和可信度。

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宝钗身上。作为十几岁的少女，宝钗却超人般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，近乎完美。然而正是因为她少有缺点，少有真性情的时刻，反而让人对她感觉疏离、陌生，甚至反感。

和宝钗相比，黛玉是诗人、文学家，她的烦恼多来自内心与世界的无声冲突。

而宝钗要操心的却是世间种种：经营生意、人命官司、人际纷争等。

宝钗出生于人丁单薄的皇商之家，父亲早逝，母亲无能，哥哥是只会闯祸的“薛大傻子”。

从懂事起，宝钗就背着沉重的负担。从她出场时薛蟠为了香菱打死冯渊，葫芦僧误判葫芦案，到后八十回里夏金桂大闹薛府，误食毒药而亡，宝钗时时要操心的，都是最琐碎、最难缠、最不堪的家事。

她所见识的人生，远比宝玉、黛玉、探春他们所见

识的，要复杂、残酷、肮脏得多。

金钏之死一节，宝钗安慰王夫人的话向来为读者诟病，觉得她无情。但这就是宝钗的习惯性思维，对她而言，金钏之死是一件要处理的事情，就像被金桂折磨的香菱，她用带香菱走的方式来庇护一样，两种行为都无关当事人本身。她考虑事情从不是因为感情，而是为了解决问题需要如此。

宝钗的为人处世，就像宝玉所看《庄子》里的那句话：“巧者劳而智者忧，无能者无所求，饱食而遨游，泛若不系之舟。”

人世间，总是那些更聪明、更敏感、更有追求或是野心的人活得更劳累、更忧伤，那些自认有补天之才的人，更是会承担起很多也许本不属于他们的担子；才能平庸或是心性散淡的人，才有可能“饱食而遨游”，才能体会“泛若不系之舟”的随意和自由。

经历过丧父之痛、家世败落的宝钗，其实是悲观的。她为即将到来的荒凉命运做好了一切准备。她从来衣饰素淡，房间像雪洞一般，任何装饰玩物皆无，是因为她做好了繁华可能落尽的准备。当家族的颓势不可逆转时，她的准备让她能承受任何艰苦、不可预知的环境。

只是，即便在隐隐而来的命运面前，宝钗做好了所有的准备，但不贪恋繁华旧梦，不眷念友情、爱情，活着，又是多么了无生趣的事情。

所以宝玉对着“山中高士晶莹雪”，思念的却仍旧是“世外仙姝寂寞林”，因为，只有黛玉是和他同悲同喜，感受过爱与美，体味过生命中那些又寂寞又美好、又煎熬又甜蜜的种种深情的人。

繁华过后的凋落才格外悲凉，相聚过后的离散才格外让人惆怅。

聪明完美的宝钗，为命运做好了所有的准备，唯一没有料到的，却是人心。

江岸